

找尋日常感知經驗之奇異點

羅智信的模擬美學

撰文／莊偉慈 · 圖版提供／羅智信



羅智信 在床墊上 2006 床墊牙膏 240×210×16cm



羅智信 美式尺碼 2010 長襪膠 29×24×6cm

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此成語以日常生活切身經驗的喚起，挪移為其他經驗的比喻。在文學中，一連串的文句可以直接指涉無以名狀的經驗，或將感官經驗捕捉後藉由文字再現。然而藝術作品對於日常生活的捕捉，也可展現詩一般的感性與智性。羅智信的作品以日常生活中的現成物來創造出詩性般地效果。相對於詩藉由文字描繪抽象的情境並喚起感官的經驗，羅智信則是藉由現成物、影像萃取出潛在的感知，藉由潛藏的創造力與想像力，摧毀日常生活的系統原則，將切身的經驗釋放出來。

● 現成物的使用與擷取

現成物的使用在達達主義以及前衛藝術中已被廣泛地探討，那些藝術家們使用日常生活的物件做為構成作品的要素，以此攻擊長久以來藝術的真理本體——也就是作品必須具有美感或具崇高性質的真理。自此，藝術家遂藉由使用現成物的手法，將日常生活的邏輯加以反轉。原本平凡普通的概念變形後，進而反轉成為對日常生活的提問與質疑方式。

自然，在近一個世紀後的今天，藝術家已不需要再藉由上述策略做為攻擊的手段，那麼，日常生活的藝術創作還能有什麼？羅智信的創作始於對生活中的片段觀察，從人際關係、生活細

節、都市空間到當代生活的個體經驗，他為那些每日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所吸引。為了將這種經驗具象化，他找尋屬於日常生活的變異，藉由媒材的使用，將切身經驗灌注其中，並企圖勾起觀者的感受。在羅智信的作品中，他藉由奇異化與截斷日常生活脈絡的策略做為創作概念核心。作品將異質元素並置，造成日常生活的陌生化，並以此達到感知經驗上「檢驗與交換」的效果。

羅智信在媒材上的選擇大部分都來自於和人身相關的物件：穿過的牛仔褲、襯衫、襪子與使用過的手套等。一方面是刻意選擇「被大量生產」（亦即為人所熟



羅智信 藍色的或灰色的 2007 牛仔褲牙膏火藥 60×45×38cm



羅智信 我的舊愛是你最新的甜心寶貝 2009 手套膠 30×30×9.5cm



羅智信 口香糖上的皮鞋 2010 皮鞋口香糖柏油 62×58×38cm

悉而易見)的物件，另一方面是做為召喚身體感的媒介。羅智信對於現成物的擇檢，來自於與身體感相關或者能牽動細微的感官經驗者，他將枝微末節的細節加以放大，將觀者的感知勾起至意識的表層。由於這些日常生活的物件可以被看成是身體感知的

介質，因此，變異後的媒材可經由視覺勾起觸覺與其他的感官經驗。藉由這樣的過程，最終將抽象而不可見的生活壓力或情境，再製成為可感的經驗。因此，羅智信對於貼身衣物的選擇，其指涉在於人們在生活場景中身體的動作、習慣與感知。被使用過的

物件，刻意將身體的痕跡保留下來，或者藉由物件模擬生命，表現出「身體曾經存在的痕跡」，或者其他曾在某個時刻引起心靈騷動的細微感受。

在較早期的作品〈在床墊上〉，羅智信將鋪在地上的床墊刻意製造褶痕，並擺放擠出的牙膏，作品除了痕跡之外什麼都沒有。但因物件與其慣常的脈絡脫離後，邏輯的斷裂使得日常物件變得陌生並難以理解，作品與觀者之間的距離感因此拉大。〈藍色的或灰色的〉將牛仔褲疊在一起成為身體的模型，再以火藥引爆牙膏。真實身體的取消讓作品脫離作者的身體，藉此傳遞更為廣泛與一般性的身體共感經驗，也暗指觀者公共或私密的身體經

損處，卻意外地造成皮鞋與柏油路黏合而不可分的印象。

這些擷取自日常生活的素材，因作者在邏輯上的操作而具有可變性，這種可變性會帶來一種無法預期的心理效應，在每個人的

心中造成不同的感受。雖然羅智信在創作時，預期作品能引起一種一般性的感官迴響，然而不可否認的是，這些被使用過的日常物件，對於觀者的內在情感與觀看過程卻會引發不同的反應。藉

由所接觸的媒材，藝術家試圖在作品中將智性的思考與感官經驗建立起新的關係。因此，觀者不只獲得視覺經驗，同時也將被迫去解讀作品（如閱讀詩或謎題一般）。觀者在觀看作品的同時，會自動地將所浮現的感知經驗組織成為獨特的意義，或是與個人經驗的叢結相呼應。而作品原本被藝術家所賦予的意義，被觀者心中感知活動所產生意義覆蓋住，並產生獨特且私密的個體經驗。

● 身體感與經驗的召喚

羅智信使用的媒材擷取自日常生活——特別是貼身衣物，除了造成日常生活的陌生化之外，他的作品還捕捉到身體感以及細微的感官經驗。在〈夢裡的海洋壓得我好重〉這件錄像作品中，他結合環境與自身的各種因素試圖呈現不同面向的「對抗」，並將沉重、膠著的身體感藉由動作展現。到了〈我的舊愛是你最新的甜心寶貝〉，凝結了的手套捕捉的是一個「捏」或者「掐」的動作，但喚起的卻是觀者手指末端的觸覺。然而在觸覺之外，羅智信投注以情慾的意念，三個手套的連結是「」關係的縮影。這個「」可以被解釋為性（慾），也可以被解釋為人際，端看浮現出來的感知在觀者處如何被模擬。

至〈女性胸像〉、〈圓點領結〉，羅智信從處理具體而直接的身體感，過渡到了極為細膩的心理內容。一方面，藉由停在女性乳房或領結上的蒼蠅引起觀者錯誤的閱讀；另一方面，蒼蠅本身的意象以及其所代表的意涵，



羅智信 女性胸像III 2009 石蠟膠蒼蠅 36×23×19cm



羅智信 圓點領結 2009 襯衫黏糊蒼蠅領結 30×20×26cm



羅智信 Soap clean your body and soul 2010 肥皂毛髮 每件7×4.5×2cm

很自然地引起一種反射性的不舒服與厭惡的共感。羅智信將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誤讀挪至藝術作品上，藉由材質的表現以及融合幽默的手法，展現出一種機巧的智性。

在〈soap clean your body and soul〉，羅智信進一步地挑起觀者對於清潔與汙穢的想像，這種敏感的經驗來自於清潔與汙穢間那條看似清晰、但實則模糊的界線。因之從〈女性胸像〉開始，他將被製成標本的蒼蠅黏在作品上。蒼蠅的存在讓作品的意象多了一層不潔的感知。那種不潔，不只單純象徵著髒汙，身體被汙染，可以意味不得不被髒汙吸附的意象；甚至是一種被迫浸染的無奈與悲哀（蒼蠅黏在領結上，而領結又箝制住了咽喉）。而

〈soap clean your body and soul〉雖只是將毛髮以文字的象形黏在使用過的肥皂上，但實則喚起我們對與陌生人意外發生親暱關係的抗拒感。肥皂上不可避免的髒汙（毛髮），象徵的正是存於現實社會的人際情境，那油然而生的抗拒感，測量出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。

● 投射個體日常生活的真理

羅智信將存在於日常生活中心緒與細微的感知流變，透過貼身物件的使用模擬再現，並將其移植於作品中。日常物件因邏輯的斷裂而產生片段、謎樣的形式以及變異的外貌，因而得以讓創作者的心理內容有了棲身的容器。藝術在此被解讀為美學化的俗世，而藝術作品則投射出作者本人獨特情境的日常真理。

如果說，人的精神狀態或心理內容可以藉由藝術品的模擬而再現，那麼羅智信的作品做為一種可能的媒介，將觀者捲進其中並迫使其檢驗個人的經驗領域。藝術品在此變成強而有力的閱讀工具，讓觀者在臆測性的思考之間反覆來回，並將感官的經驗喚起。相較於百年前藝術家們對於藝術體制的抵抗，日常生活的挪用在此非反動的策略。列斐伏爾（Lefebvre）以政治化的角度看待日常生活，提議：「讓日常生活成為一種藝術作品吧！讓所有技術的方式被用來改變日常生活吧！」。但在羅智信那裡，藝術作品僅是作者對於日常生活系統本身的所做的微型對抗，或者一種寓言式的敘述，並為這股潛伏的力量找尋合適的出口。